

明末清初小说

笑仙云



春风文

42.7

明 末 清 初 小 说 选 刊

云 仙 笑

天花主人 编次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云 仙 笑

天花主人 编次

朱眉叔 校点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锦 州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7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张：3 $\frac{1}{2}$

1983年9月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4,000

责任编辑：林 辰 责任校对：马玉

封面设计：马寄萍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23 定价：0.68元

明末清初小说选刊

12

4

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校点凡例

一、以大连图书馆存藏的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，兼采其他图书馆所存藏之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，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但版本不同者，补其刊遗，有计划、有选择地校点出版。出版这套丛书之目的在于填补明末清初小说出版工作的空白，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、善本小说。

所谓明末清初，其断限实指从《金瓶梅》到《红楼梦》期间（难以确断其创作年代者，亦可略前略后）。

二、出版这套丛书时，原计划“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者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”。因此，第一辑十种所附之“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例言”中说：“这套丛书，分校点本、整理本、删节本三种”。后因统一规划，只出版校点本供学术研究和保存，一律不出版整理本和删节本（第一辑十种亦同此）。

三、校点工作范围是：分段、断句、补脱、改讹、删衍；并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异体字改为常用字。

四、（1）按情节分段，诗词另行，对话不每句另行；（2）使用现代标点断句时，取简化形式。不用地名、人名专用符号及删节号和破折号；书名号用《 》；

(3) 尽量少用感叹号和分号；非问答之一般疑问句尽量不用问号；(4) 常见之并列词不用隔点，如“唐宋元明清”、“日月星辰”、“君臣父子”、“唐宗宋祖”之类。

五、校点孤本、善本力求保存原貌。(1) 目次与回目不统一者，不作统一处理；(2) 有些字无需改动，如：“他”字用于女性或事物时不改为“她”字、“它”字；联结形容词和动词之“的”字不改为“地”字；语助词的“罢”字、“么”字不改为“吧”字、“吗”字；疑问句之“甚么”的“甚”字不改为“什”字，“那里”的“那”字不改为“哪”字；“分付”不改为“吩咐”……等等。

(3) 凡补入明显可辨之脱漏字均用〔 〕标明；宜改之明显错别字，迳改；(4) 必要的删节，在〔 〕中注明字数；(5) 原书缺字、缺页在()中注明字数；(6) 明显之衍字，迳改不另注明；(7) 难以辨识的字、句(五字以内者)以一□代一字；(8) 怀疑原书之错讹，如无确切依据，宁存疑而不轻易改动；(9) 私讳迳改，凡可佐证刊刻年代之讳字不改(缺笔亦同)。

六、对校时，(1) 凡底本有而他本无者，不必校出，不写入校注(必要时校点者可附以另文)；(2) 凡底本无而他本有之异文，补入后应作校注；(3) 依他本补、改处，按全书校记统一编号，分别附于书后“校记”中；迳改者只用〔 〕标明，不写入校记。

七、(1) 原书中之评、眉批、旁批、夹注一般皆删，其有价值者可附录于书后；(2) 词牌曲牌名前之

“右调”，横排时不改；（3）原书序、叙、跋仍按原次序排列；（4）原书回目前的署题皆删，另作说明。

八、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只是由于印刷厂无繁体字而不得不改。因此，改用简化字时应注意是否发生歧意，如：後一后、餘一余、徵一征、於一于……等等，可能发生歧意时则不改。

九、这套丛书一律不写序言，如校点者认为需要，可本着文责自负原则附以“校后记”，也可附以有关资料。

十、这套丛书每十种为一辑。

《云仙笑》 目录

第一册	拙书生礼斗登高第	1
第二册	裴节女完节全夫妇	17
第三册	都家郎女妆奸淫妇	37
第四册	一碗饭报德胜千金	54
第五册	张昌伯厚德免奇冤	74
附录：	校后记	96

拙书生

拙书生礼斗登高第

尽说多才依第一，第一多才，却是终身疾。
作赋吟诗俱不必，何如守拙存诚实。 恰怪今
人无见识，文理粗通，自道生花笔。那见功名唾
手拾，矜骄便没三分值。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天下最易动人钦服的是那才子二字，殊不知最易惹人妒忌的也是那才子二字。这为什么缘故？要晓得才有两等，有大才，有小才。那大才除却圣贤，没人敢及。如今只不过有几个小才的人，却自己认做了一个大才。那些有耳无目的，也道他是天下第一个才子，他便全无忌惮把那才子的身分使出来。倘遇着拙的，或者受他笼络了；若遇着不相上下的，不惟不肯受他笼络，还要笼络他起来。这个还是小事。万一两不相容，这个争强，那个夸胜，免不得别生计较，安排网罗，促有家破身亡的。这等看起来，那才字竟是起祸的根脚，送命的病源。常记古人说得好：“恃才妄作，所以取祸。”怎么世上的人再不肯把这八个字体贴一番。假如有十分才的，藏了五分的作用，有五分才的藏了四分的作用，把那骄人的念头，放荡的情怀，一一收拾起来，

那见得便不是个才子。即看古人，那虚心的，便受了许多用；那弄聪明的，便受了许多累。可笑今世略做得几句歪诗，便道是个才子。终不然圣人说个才难二字，古时竟没一个吟诗作赋的人么？在下这段说话，看官不要认做小说的引子，直是进学问保身家的劝世明言。看官若不信时，听在下细细讲出一段故事来，便见得才是不足恃的，不要十分看重了。

话说明朝景泰年间，山东兖州府有一个秀才，姓吕名辉，表字彩生，年纪六旬左右。妻室卞氏，早已亡过。单生一子，取名文栋，表字云奇，年方十四岁。论他丰姿，虽不比潘安、卫玠，还在清秀一边；独有资性，却是愚钝不过。莫说作文不能够成篇，若念起书来，也有许多期期艾艾的光景。彩生因是晚年所得，珍爱非常，把他附在一个邻馆读书。

那馆中有两个同窗，一个大文栋两岁，名唤曾杰，一个小文栋两岁，名唤曾修，是个同胞兄弟。父亲曾士彦，与彩生最相契的朋友，彩生知曾氏兄弟好学不倦，要文栋去做个切磋琢磨的良友。谁知甚不相得。这是什么缘故？原来曾杰却是个才子，那曾修又是个神童，不消说举业精工，就是诗词歌赋，件件皆妙，只因自己聪明，再不肯轻易与人相处。他道：“我们这样才情，就是颜回子贡，也不肯多让，怎么如今那些卑卑不足数的，要与我们做起朋友来？只是来者不拒，便是我的度量宽宏了。”更有一件，最喜戏谑。总是先生，也要让他三分，那文栋不消说是他们取乐的东西了。文栋识时达务，并不作声。

一日先生不在，偶然到间壁三元阁游玩，只见壁上粘着一张斗斋图，图上刻着斗母心咒，下面注云：“不时念之，求聪明得聪明，求富贵得富贵。”文栋腹中，虽是有限，料想这几个字还解说得出。当下见了，十分得意。那富贵二字，倒是缓着，聪明二字，却是目前的急务，怎好当面错过。忙去寻个道士，取讨图式，又叫他教会心咒。遂到家向父亲说了，请了画师绘起一尊斗母，朝斗焚香礼拜。如缺七个字然有些应验。虽不能胸罗锦绣，那记诵之功却颇来得。

其年正是科举的年分，宗师发牌考试童生。彩生初叫文栋应故事，早已不肯高标了。独曾氏兄弟，双双得意。文栋却也有些志气，恐被曾氏兄弟笑话，不肯再到馆中，止在自己家里发愤读书。过了一年，渐渐笔底有些活动，可以成篇。恰考期将近，彩生又叫他去应试。这番不敢浪战，府县里俱用个小小分上，便也搭上一名宗师。宗师那里虽不是个长枪手，万一图个侥幸，也未可知。忙忙的买了进场糕果之类。那包糕纸上，却是抄写的一篇文章。文栋看去，圈得甚是热闹。他也不管好歹，暗暗的记在心上。到明日进场，那第一题恰好就是包糕纸上的题目。他便不劳费心，一笔挥就。那第二题，又是平日读过几篇文字的，也就东凑西补，竟做了倚马之才，不消过午，交卷上去。宗师看见，遂叫取来面阅，大加赞赏。以后众人陆续交卷，候齐一牌，出院归家。把此话述与父亲知道，十分欢喜。又过了四、五日，发案出来，果然取在第五名。到

谒圣这日，那些备酒拜客一应事体，俱不必细述。

且说曾家弟兄知道文栋进学，心中甚是疑惑。曾杰道：“不信吕家儿子学问这样好了，想必是夤缘来的。”曾修道：“明日且拉几个朋友，叫他面会，其胸中有无，便可瞭然。”曾杰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遂写帖订期，明日面课。谁知文栋却有个藏拙之法，因立出三件主意来。那三件，第一件就是：

不与文社

他道：“文社虽是以文会友，极正经的事，然而终究是有损无益。假如几个朋友相聚一堂，闲谈戏笑的时节多，吟哦动笔的时节少。纵使做得一两篇文字，不过是应故事而已，到不如窗下息心静虑，还有些奇思幻想。这个尚算是完篇极好的了，更有不完篇的，鬼混终日，到散场时候，却道容明日补来，依旧窗下去抄撮哄人。又有一件，朋友本来是互相参考，是非得失务要大家指点出来，独有一辈刻薄的人，面前极口赞扬，背后又换了一副口舌，竟做笑柄传播。依我看起来，那些朋友互相饮啖一日，名为文社，其实是个酒会。何苦费了钱财，买人的轻薄。因此立意不与文社。”那第二件，却是：

不拜门生

他道：“拜门生是个挂名读书的勾当。若真正读书的，却也不消。怎么是挂名读书的勾当？只因自己学问荒疏，惟恐考试出丑，要借公书揭帖做个护身灵符。偶然钻刺，考在前列，便好做个名士模样。还有一等好事的，打听人家

有些词讼，便去揽与老师讲个分上，他就做个居间，得些抽头谢仪，以为养身之法。就是那做老师的收门生，也未必是一概相待。倘然收个富门生，平日奉承周到，或者还肯用个名帖，印个图记，到那里荐扬一番。若遇穷门生，平日没有交际，凭你真正才同子建，总不在他心上，可不是有名无实的事，因此也不拜门生。”那第三件，却是：

不应小试

那不应小试又是为何？他道：“观风季考，总是套子，那有真正怜才的意思！况考试未定日期，这些乡绅的书帖已是挨挤不开。及至发案，少不得照依书帖，胡乱填〔去〕，那有学问的，未必列在前面。况我腹中又极是平常，怎夺得人过，越见得本事低。伴人过世了，到不如不去，也还藏拙些。因此又不应小试。”他有这三个主意，一切外事不管，只是自己用功而已。有一首《勉学诗》为证：

夜半邻家织未休，

梦回明月照床头。

披衣更起挑灯读，

莫使男儿让女流。

且说曾杰弟兄，见他不肯来，只得央别个朋友去拉他。他便把三件的短处，虽不敢尽说，却也微露其意。那朋友见他立意不肯，遂别去，述与曾氏弟兄知道。曾杰便大怒道：“这样不堪抬举的，你自己做不出文字，不来也罢，怎么背后谈人是非！”原来曾杰弟兄，这三件事是极喜做的，只为自己是个才子，要与人较量长短的意思。当下文

栋这几句，也是大概论的，曾杰认做讥诮他，便要寻事与他计较。遂细细打听，知道抄写文字的缘故，连忙报与学师。

大凡人子弟进学之后，就要备贄仪相见学师。那贄仪多寡，却有规则，分为五等。那五等，却是：

超户 上户 中户 下户 贫户

那超上二户，不消说要用几十两银子，就是中下两户，也要费几金。只有贫户，不惟没有使费，还要向库上领着几两银子，名为助贫。这通是要学役报的。文栋家事本是平常，那下等户却是可以报得的。彩生要便宜，竟报在贫户里。那助贫银子，虽然尚未到手，眼见得学师的贄仪，已做了乌有先生。那学师正要缉探文栋的家事，忽听曾杰之言，十分中意。等曾杰别过，忙唤学役，道：“吕文栋却是大富之家，场里文字也是买人代笔的。你这大胆奴才得他多少银子，却来朦胧我？”责骂一场，遂叫他立刻拘来，当面作文。若有推托，就要参到宗师那里去。

那学役忙到吕家，与文栋相见，把此话一一述与他知道。文栋大惊，与父亲商议。已知学师要贄仪的话头，只是不好搪突。遂再三央及学役，求他在学师面前婉转致意：“秀才作文，也不是什么奇事，只求畧宽几日，就当面会课，尽自不妨。总望老丈周旋了。待事完之后，我自重重相谢就是。”那学役无可奈何，只得回复学师。学师大怒，明日又差人去拘唤。文栋推脱不得，勉强随去。是日出了三个题目，文栋只做得一篇文字，却又不成个片段。学师看

见，知曾杰的话一些不差，便要做角文〔书〕，参与宗师。到亏学役再三解劝，方息了这个念头，只是要报在超户里边才住。彩生思想，料来货不正路，必然强不到底的，只得变卖家伙，向亲友抵借，完这一件事体。那些杂费，比着众人报超户的，反多一倍，方得了事。

谁知事便完了，彩生为这恶气，又急了一急，生起病来。不上几日，竟凑了令郎之趣，已是丁忧。文栋大哭一场，买办棺木，开丧断七。忙过月余，这边才得完局，那边讨债的又是接踵而至。他们见彩生已死，惟恐淹在后边，没处取讨，因此急急催促。文栋受逼不过，只得把棺木权厝祖茔，卖了住房，清还众人，自己到三元阁借住。

一日，在阁上读书，正读得有兴，忽见一人身穿阔服，走来和文栋相见。叙罢姓名，又仔细看了一回，竟自作别。原来那人姓卜名升，表字君辅，是本地一个富翁。他有一个哥哥，名唤卜昊，已是去世两年，遗下一个女儿，小字淑仪。临终的时节，托在卜升，要择个快婿，以配此女。那卜升善于风鉴，凭着这双铜睛铁眼，做个的当媒人。是时，偶到三元阁烧香，看见文栋，知道不是落寞之人品，便十分中意，就托道士，要他撮合。道士领命，随将此意向文栋说知。文栋辞道：“极承美意，但我在丧中，此事不好行得。况且囊中乏钞，无物可聘。即烦老师为我道达。”谁知卜升的意思，甚是不然，道：“虽是丧中，只要聘定，我侄女年纪尚小，还可待得一两年。等他服满之后成亲，极是得宜的了。若说无物可聘，一发不消虑得。一应使费，

都是我出，一毫不消费心。”道士听罢，却把此言再三劝文栋成就。文栋也不敢过辞，惟恐推脱，没有这般好主顾，便自应承。那卜升见说允诺，随即择日行聘，不题。

且说卜昊就是曾杰的姑夫，知表妹是卜升做主，定下文栋，急把文栋的短处，去诉与姑娘知道。那姑娘听得，竟与卜升大闹起来，道：“你哥哥怎样托你，你却寻个穷人来搪塞。你道我是个寡妇好欺负的么？”卜升道：“嫂嫂，你不要疑心坏了。我为侄女十分在意。难道自家骨肉，到要他不好？那吕生眼前虽穷，人品尽好，决有功名之分，不是终身落寞的。我这双眼睛断不看错。”曾氏道：“你的话越颠倒了。那吕家儿子，有名是个蠢东西。你说功名两字，天下若有不要做文字的举人进士，半空里有顶纱帽挂将下来，只要把头接上去，或者轮着他了。总使这等，还恐他没福消受哩！你自夸眼睛看得准，怎么再不见有个举人进士，是你相过来的？你这话就哄三岁的孩子，也哄不过。在我跟前捣鬼做什么！如今我总不愿举人进士做女婿，须怪我得。”卜升受闹不过，只得道：“嫂嫂，何须闹得。待我退了，另择个人家就是。”曾氏听了此言，方才住口。卜升思想：“我起先再三情愿，如今怎好改得。除非目下不要说起，日后竟把我的女儿配他罢！”原来卜升也有个女儿，小字琼枝，与淑仪同年，只小得两月。其姿容态度，女工针指，淑仪是万不及一的。卜升正要择个佳婿，因记哥哥嘱咐，欲先完侄女之事，然后轮到自己。谁想嫂嫂不愿，正凑他的便了。当下卜升只得又择个富家，

替侄女完姻。不料那家为了官事，费得一空，已是穷到极处，就〔是〕岳母的私蓄，也渐渐弄去大半。后来无处说谎，思量本地不好居住，逃到别府，求乞度日。此是后话。正是：

昔年事事话风流，
肯信莲花唱未休。
独是豪华心不死，
梦中犹到旧门楼。

且说文栋，倏忽过了三年，已是服满，便该应试了。适值科举的年时，免不得又要图个侥幸，只是包糕纸上今番没有文字，却要句句出自己裁，早是稳稳的无望。独有曾杰弟兄，依旧双双前列。文栋甚是气闷。他的意思，没科举到是安分守己，也不指望举人进士，也不以为意。惟恐遇着岁考，把个前程做了完璧归赵。那时不惟被人耻笑，可惜一个家事为这秀才已弄得干净，况父亲的性命又送在里头，倘或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这个怎处？

心上正是忧愁未了，忽见道士同着卜升走来，文栋遂上前相见。那卜升知道没科举，便安慰两句。又道：“足下可有兴考遗才么？”文栋道：“正科举尚且艰难，何况遗才，一发是海中摸针了。”卜升道：“读书人莫要惰了志气。你若这等畏缩，怎得个出头日子？你还去考，我与你央个分上，必然取出来的。”文栋本无此意，见卜升说话谆谆，便道：“极承指教，怎敢违命。”卜升又劝勉几句，一同道士出来，遂去打点寻分上的事，俟候考期了。那文

栋也便发愤读书。

到了考试这日，竭尽心力，做完文字，出场到寓，静听好音。这番果然不虚所望，取〔上〕一名。文栋大喜，知是卜升的缘故，遂央道士去致谢一番。原来卜升的意思，一来得阿坦有个进步，女儿便终身有靠；二来要在尊嫂面前好夸眼力高强，应了不落寞的说话。因此，望中的念头，文栋只有五分，卜升到有十二分。随又取出三、二十两银子，托道士送与文栋为进场盘缠使费。文栋十分感激，因自想道：“我虽是他侄婿，却怎么这等周到？我晓得都是岳母教他送的，终不然做叔翁的肯如此用心么？”再不晓得其中缘故。

当下即便收拾起身，来到省中，寻个寓所。一眼瞧去，那贡院间壁有个道院。文栋道：“到是道院幽雅些，况我又没个仆从，连饭也吃了他的，一总送他几两银子罢！”遂走进去。恰好有个道士看见。施礼已毕，文栋就把要租寓的意思说了。那道士道：“小房俱有相公们住着，惟恐不便。只有斗母阁上，尚空一间在那里。”文栋听说斗母阁，先是喜欢，朝夕拜祷，有许多便当。遂叫他引去一看，十分中意。把行李搬上去，又将寄膳之意说知。道士也自应承。从此在内读书，颇觉自适。

一日，出来朝礼斗母，只见有两人走来，劈面相见，各吃一惊。这两人不是别个，就是曾杰、曾修。他的寓所也在斗母阁上，怎么两日不曾看见？这有个缘故。那斗母阁有五间，中三间供着斗母，东西两间却是把板隔断，望